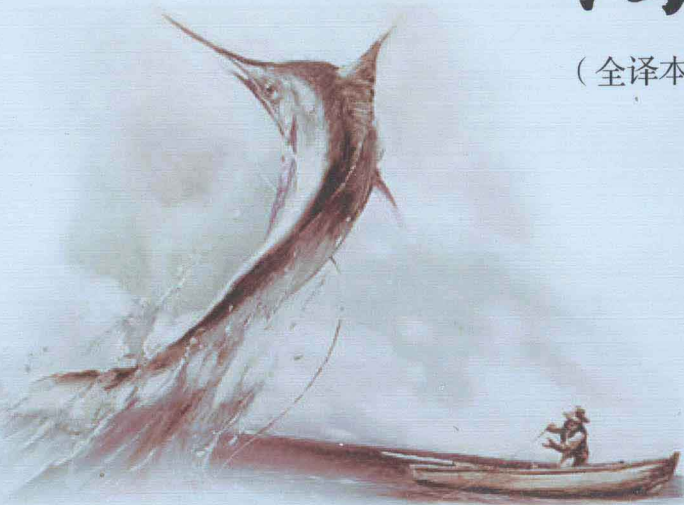




品赏经典 轻松阅读

老人与海

(全译本)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经典藏书书系

品赏经典 轻松阅读



老人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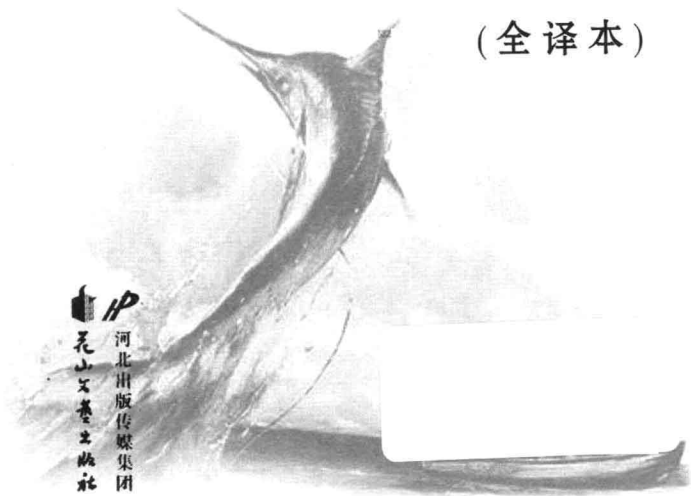
(全译本)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孙简◎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燕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孙简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4
(经典藏书书系)
ISBN 978 - 7 - 5511 - 0819 - 5
I. 老… II. ①海… ②孙…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6558 号

书 名: 老人与海

著 者: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译 者: 孙 简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刘燕军

责任校对: 齐 欣

装帧设计: 天 山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 - 88643225

印 刷: 石家庄市雅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3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1 - 0819 - 5

定 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海明威(1899~1961)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发表于一九五二年,是作者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海明威热”,使海明威获得了一九五三年度美国普利策奖,并且主要由于《老人与海》的成就而荣获一九五四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这部仅百页的中篇小说,向读者诠释了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人类坚不可摧的精神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古巴老渔夫,他在海上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第八十五天,老人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枪鱼。老人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枪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血腥的踪迹,引来一条条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最后枪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竭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那个名叫曼诺林的男孩来看老人,他认为老人

没有被打败。“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这是圣地亚哥的“硬汉”信念，也是作者要表明思想。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老人与海》通过对老渔夫与大枪鱼、鲨鱼和大海的搏斗以及大量的内心表白，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自然法则是人类力量不可抗拒的，我们崇尚人对自然不屈不挠的斗争，也要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值得特别称道的是，《老人与海》所展现出的描述细节的技巧。细细读来，读者完全被拉进真实的情境，那里有大海、老人、小船、飞鱼、海鸟、大枪鱼、鲨鱼等等，这些生动、准确、鲜活的描写呈现给读者的仿佛是一次海上捕鱼经历的实录，真实可信，扣人心弦。这些基于生活经验的想象都出自于作者的精心构思和选择，使作品语言简洁而又有张力。海明威这种简洁的写作风格对美国文学及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编者

他是一位老人，独自驾了一条小船，在墨西哥湾流捕鱼。出海已经八十四天了，连一条鱼都没有捕到。头四十天，还有个男孩跟着他。可一连四十天都没有捕到鱼，那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真是晦气，倒霉透了。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看着老人天天空着船归来，孩子心里特别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干点儿活，将成卷的钓线，或是手钩、鱼叉，或是缠在桅杆上的帆卸下船来。船帆用面粉袋打过补丁，卷起来的时候，就像常败将军的旗帜一样。

老人骨瘦如柴，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上留着良性皮肤肿瘤引起的褐色斑块，那是阳光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褐斑布满了他的面颊的两侧，双手由于经常用钓线拖拽大鱼，勒出了很深的伤疤。不过，没一处伤疤是新的，每处伤疤都像没有鱼的沙漠里风化了了的沙土一样古老。

除了那一双眼睛，他浑身上下都显得非常苍老。那双眼睛生气勃勃而且永不言败，色彩和大海一样。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泊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跟着你了，我们已经挣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这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在一条幸运的船上，你还是呆下去吧。”

“可你记得吗，有一回你连着八十七天都没捕到鱼，但后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觉得我不行才离开的。”

“是我爸叫我走的。我还是个孩子，总得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信心不足。”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对吧？”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去露台饭馆喝杯啤酒，然后我们再将这些东西带回家去，好吗？”

“那太好了，”老人说，“两个渔夫一起去喝一杯。”

他们坐在露台上。有很多渔夫嘲笑老人，老人并不生气。那些上了年纪的渔夫瞧着他，心里挺不好受，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客套地谈论着水流、钓线漂入水中的深度、一连的好天气，还有他们的所见所闻。那天颇有收获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他们将枪鱼剖开，横着铺到两块木板上。板两头各有一人抬着，踉踉跄跄向鱼库走去。渔夫在鱼库那儿等着冷冻车过来，将鱼运往哈瓦那市场。捕到鲨鱼的人已经将鱼送到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了，在那里他们把鲨鱼吊在滑轮上，除去鱼肝，割下鱼鳍，剥掉鱼皮，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就有一股鱼腥味从鲨鱼加工厂飘过海港吹

到这里来。可今天风转为往北吹，后来又渐渐地停了，因此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露台上洒满了阳光，令人惬意。

“圣地亚哥。”孩子唤了一声。

“嗯。”老人应道。他正握着酒杯，回想着多年以前的事儿。

“我出去弄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不好？”

“不必了。玩你的棒球吧。我还划得动船，还有罗赫略可以帮着撒网。”

“我想去。即便不能跟你去捕鱼了，也总该帮点儿忙吧。”

“你请我喝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你头一次带我上船那会儿，我几岁？”

“五岁，那次你差点儿就没命了。当时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了船，那鱼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拼着命地拍打，划手的坐板都被撞断了，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那儿搁着一卷卷湿淋淋的钓线。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还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那声音就像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上下都是甜甜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还是听我说的呀？”

“打我们头一次一块儿捕鱼那时起，我什么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刺过的自信而充满慈爱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肯定会带你出去冒冒险，”老人

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你又在一条幸运的船上。”

“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我知道上哪儿可以搞来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剩下一些呢，我将它们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弄四个新鲜的来吧。”

“一个就够。”老人说。他从未丧失过希望和信心。而此刻就像微风拂过，他的希望和信心又被鼓舞起来了。

“两个吧？”孩子说。

“就两个吧，”老人答应了，“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孩子说，“不过，这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的心思太简单了，压根儿不去想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恭起来了。他知道他已经变得谦恭起来了，而且知道这并不丢脸，也不会让他失去真正的自尊。

“看这水流，明天是个好天气。”他说。

“你要去哪儿？”孩子问。

“去很远的地方，等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打算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想法让船主在很远的地方捕鱼，”孩子说，“那样，要是你捕到了一个大家伙，我们可以过来帮忙。”

“他可不愿意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这倒是，”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譬如一只正在捕鱼的鸟儿，引诱他去远海跟踪鲱鳅。”

“他的眼睛真那么糟吗？”

“几乎全瞎了。”

“这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那才是最毁眼睛的。”

“可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的海龟，眼睛照样还很好呢。”

“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

“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特别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何况我还有很多诀窍。”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搬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就可以拿渔网去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下捕鱼的家什。老人肩头上扛着桅杆，孩子手里拿着木盒，木盒里装着一卷卷编织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跟带柄的鱼叉。船尾放着盛鱼饵的盒子，边上有一根木棍，用来制服拖到船边的大鱼。老人的这些东西没人会偷。不过船帆和沉甸甸的钓线还是拿回家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大好。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但他认为，把手钩和鱼叉留在船上是不必要的诱惑。

两人一起顺着大路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前，从开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在旁边放下了木盒和其他器具。桅杆差不多跟这个单间的棚屋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当地人称它为棕榈——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块用炭烧火做饭的泥地。棕色的墙用棕榈结实的纤维质叶子砌成，那叶子被压扁，叠在一起。墙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画是《科伯圣母图》，它们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原来，墙上还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因为他一

见便觉得自己形单影只，就把它取了下来，搁在角落里架子上的那件干净的衬衫下。

“你吃什么？”孩子问道。

“一锅黄米饭，还有鱼。你想吃点儿吗？”

“不了，我回家吃饭。用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我等会儿自己来。也许我就吃冷饭了。”

“我把渔网拿走吧？”

“行。”

渔网早就没有了，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仍要把这场戏演一遍。孩子还知道，那锅黄米饭和鱼其实也是没有的。

“八十五是一个幸运的数字，”老人说，“你想看到我带回一条鱼，去掉内脏净重还有一千多磅吗？”

“我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

“好呀。我有张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关于棒球赛的消息。”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纯属编造的。不过，老人真的从床底下取出了报纸。

“佩里科在酒店^①里给我的。”老人解释道。

“我捕到沙丁鱼就回来。把我们的放在一起，镇上冰，明早分着用。等会儿我回来，你跟我讲讲棒球赛的消息吧。”

“扬基队是不可能输的。”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可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一定要有信心，孩子。别忘了名将迪马乔。”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取胜。”

“当心点儿，否则，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担心了。”

“你好好看吧，等我回来给我说说。”

“我们去买张彩票好吗，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的？明天可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是可以，”孩子说，“但是你那八十七天的伟大纪录怎么办呢？”

“不会有第二次了。你觉得能搞得到一张末尾两位数是八十五的彩票吗？”

“我能预订一张。”

“一张两块五。我们能向谁借到这笔钱呢？”

“这个好办。两块五我总能借到。”

“我觉得没准儿我也能。不过我尽量不借钱。一次借钱，二次要饭。”

“穿暖和点儿，老爷子，”孩子说，“别忘了现在是九月份了。”

“正是大鱼上钩的月份，”老人说，“五月份人人都能做个好渔夫。”

“现在我去捕沙丁鱼了。”孩子说。

孩子回来时，老人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太阳已经西沉了。孩子从床上取来一条旧军毯，铺在了椅背上，盖住了老

人的肩膀。这肩膀非同一般，尽管很老，却依然强健有力。那脖子也仍然非常壮实。老人睡着的时候，脑袋向前耷拉着，皱纹也不明显了。他的衬衫打过好多次补丁，弄得像船帆似的，被太阳一晒，褪成了深浅不一的颜色。老人的头很老，闭上眼睛的时候，脸上就毫无生气了。那份报纸摊在他的膝盖上，靠胳膊的重量压着，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走了，没有吵醒老人，等他回来时，老人还在睡着。

“醒醒，老爷子。”孩子说，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老人睁开了双眼，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接着他笑了笑。

“你弄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该吃晚饭了。”

“我还不大饿。”

“来，吃吧。你光打鱼不吃饭可不行。”

“我倒是常这样干。”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将它折好。然后开始动手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你空着肚子打鱼去。”

“那就活久些，照顾好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呢？”

“黑豆米饭、油煎香蕉，还有炖菜。”

孩子从露台饭馆弄来了这些饭菜，用一个双层金属饭盒装着。他的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勺子，每副都在餐巾纸里包着。

“这些是谁给的？”

“马丁，饭馆的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孩子说，“你就不用再去谢了。”

“我要把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都给他，”老人说，“他这么帮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是的。”

“那我要给他的就不只是鱼肚子上的肉了，他这么关照我们。”

“他还送了我们两瓶啤酒呢。”

“我喜欢喝罐装啤酒。”

“我知道。不过是瓶装的哈图伊牌的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

“你太好了，”老人说，“我们能吃了吗？”

“我一直在招呼你吃啊，”孩子轻声说，“你准备好了我再打开饭盒。”

“现在准备好了，”老人说，“我只是需要花点儿时间洗一下。”

去哪儿洗呢？孩子想。村里的供水站隔了两条街，在路的那头。我得替他弄些水来，孩子想，还有肥皂和一条像样点儿的毛巾。我怎么这么粗心呢？我还得给他弄来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再弄一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好吃极了。”老人说。

“你给我讲讲棒球赛吧。”孩子请求说。

“我早说过，在全美职业棒球联赛中，扬基队最厉害

了。”老人高兴地说。

“可今天他们输了。”孩子告诉他。

“那没什么。迪马乔这个厉害的家伙又恢复状态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呢。”

“那是。可有他就不一样了。在另一场联赛中，布鲁克林队对阵费城队，我绝对看好布鲁克林队。可我忘不了迪克·西斯勒，还有老公园^①里那些漂亮的击球。”

“这种好球是再也见不到了。我见过的击球，数他打得最远了。”

“你还记得以前他常来露台饭馆吗？我很想带他去捕鱼，可我胆子小，不敢开口。后来我让你去说，结果你胆子也太小了。”

“我记得。我们犯了个大错，要不，他也许会跟我们去捕鱼的。那样，我们就会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

“我想带名将迪马乔去捕鱼，”老人说，“听说他父亲是个渔夫。兴许他过去和我们一样穷，能和我们谈得来。”

“名将西斯勒的父亲可从来没有过苦日子。他——我是指他父亲——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在大联盟里打球了。”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黄昏的时候我还见过狮子在沙滩上出没呢。”

“我知道。你以前跟我说过。”

“我们是说非洲，还是说棒球？”

^① 指费城的希贝公园，那里曾是费城棒球比赛的重要场地。

“我想还是说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说说那个了不起的约翰·J. 麦格劳。”他把J说成了霍塔。

“以前他也常到露台饭馆来的，但酒一下肚他就变得很粗鲁，说话刻薄，性子别扭。他满脑子都是赛马和棒球。至少他的口袋里一直装着赛马的名单，电话里动不动就提起赛马的名字。”

“他是个很棒的球队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觉得他最了不起。”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最多，”老人说，“如果迪罗谢继续年年到这儿来，你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经理。”

“说真的，谁是最了不起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认为他们难分伯仲。”

“但最棒的渔夫是你。”

“别这么说。我知道还有更棒的。”

“哪呀^①，”孩子说，“好渔夫有很多，有的非常棒。可你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你让我真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太大的鱼，证明我们俩都错了。”

“要是你还像你所说的那样强壮，就没有能打倒你的鱼。”

“也许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强壮，”老人说，“但我有很多诀窍，而且我有决心。”

“你该上床了，这样明天早上你才能精力充沛。我把这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

些东西送回露台饭馆去。”

“晚安。早上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而年岁是我的闹钟，”老人说，“老人们干吗要醒得那么早呢？难道是为了能度过更漫长的一天？”

“这我不知道，”孩子说，“我只知道年轻小伙子睡得晚，起得晚。”

“我会记住的，”老人说，“按时叫醒你。”

“我不想他来叫我，好像我比不上他似的。”

“我明白。”

“睡个好觉吧，老爷子。”

孩子走了。刚刚两人已经黑灯瞎火地吃了晚饭。老人把裤子脱了，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起来当枕头，将报纸塞进裤子里，用毯子裹住自己，用余下的旧报纸盖住裸露出来的弹簧，自己就睡在旧报纸上。

他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梦到了孩提时代去过的非洲，长长的金沙滩和白沙滩，白得刺眼，还梦到了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都梦到自己生活在那片海岸上，在梦里听到海浪的咆哮声，看到当地的小船乘风破浪。睡梦中他闻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絮的味道，嗅到清晨陆地微风带来的非洲的气息。

平常他一嗅到陆地上的微风就会醒来，然后穿上衣服，去叫醒孩子。但今夜那风来得很早，梦中他知道时候还早，便继续做梦，梦到岛屿的白色峰顶从海上升起，还梦到加那利群岛形形色色的港湾和锚地。